

港 岑凱倫

天伦乐



天 伦 乐

(香港) 岑凯伦 著

海南人民出版社

天伦乐

(香港) 岑凯伦著

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东省新华书店 经销

海南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1/32 10.5 印张 220 千字

1989 年 10 月第一版 1989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 ~ 50000 册

ISBN 7-80541-790-3/I·201 定价：4.20 元

内 容 提 要

高家是香港的名门望族，不仅家财巨万，而且天伦亲情，乐和融融，引得不少豪门巨富欲与之攀亲结戚。然而，高宅深院中种种有悖人伦的丑陋勾当却鲜为人知：专制的母亲扼杀守寡女儿的恋情；大少奶与舅老爷串谋，破坏二少爷的婚姻；小弟弟获悉姐姐的秘密，趁机敲诈勒索；得宠的妹妹看中亲姐姐的恋人而横刀夺爱……凡此种种，全不过为了这家的金钱、权势！

然而，铜臭到底不能压抑人性与真情，幸福的生活在于挣脱金钱、权势的束缚，天伦之乐在真诚的爱情中再生。

本书是香港作家岑凯伦的成名力作，情节起伏跌宕，充满魅力，喜爱岑凯伦的读者不可不读。

天伦，天培，都有了归宿，本来，安琪也有一个丈夫，不过，她的丈夫很早就死了。其实安琪和她的丈夫，根本没感情，如果安琪有权选择，那么，她一定不会嫁给她那死去的丈夫，然而父母之命，丈夫是父母为她选好的，她不能不嫁，她一向是个安份的女人，本来，就算嫁了一个不好的丈夫，她还是要守下去的，但是，偏偏丈夫死了，她要守也守不下来了。

人，难免会寂寞，尤其是，安琪只不过是一个二十几岁的人，她更加需要伴侣，不过，她却不敢去结交异性，因为，高太太把她从丈夫家接回来的时候，曾经警告过她：“安琪，你要明白，我接你回家的目的，是不想你在夫家过凄凉岁月，回到家里，有母亲有兄妹的照顾，当然比在夫家好，不过，我们高家，一向是讲礼义，讲道德，讲贞节，因此，为了高家的名誉，从今之后，你只能过隐士的生活，看戏行街，你可以去，就是不能再谈恋爱，别说再谈恋爱，连交朋友也不可以。”

安琪自从丈夫死后，在夫家受到翁姑的敌视，因此，她是巴不得一步跑回家去的，现在，母亲来接她，当然是求之

不得了，因此，无论高太太提出什么，她毫不考虑地便答应下来，一点也不敢抗议。

高太太看了看女儿，心中大为不忍，她说：“孩子，我也知道，你那么年轻，要你守一辈子，那是很难为你的，可是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如果你再嫁，那么，人家就会说我没有家教，你要明白，女子从一而终，丈夫死了，是应该要守节的，所以，你以后要检点一些，可不要给人家说闲话，我是你的母亲，人家骂你，就等于骂我。”

“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令你失望，我会安份守己，同时，我也不想再结婚了。”安琪答应下来。

当时，安琪是答应了，不过，曾几何时，如今，她已经忘记了，当时对高太太许下的诺言。她只是感到寂寞，尤其当她见到天伦的儿子，她就会想，如果我有一个儿子象家宝，那就好了。

可是，她也没有胆量去交男朋友，起码不敢主动，安琪的处境，高家每个人都知道，因此，也没有人敢为她做介绍，只是安慰她和开解她罢了！

不过，世事有时候，是很难预料的，而且，一个年轻的女人，也难免会碰到一些罗曼史，尤其，安琪是一个漂亮的女人，她对爱情，总有一点儿吸引，虽然她不会自动去认识任何一个人，但是机缘巧合，往往会令一双陌生的男女，突然之间碰在一起。

这天，由于接近家宝满月，因此，安琪要亲自出去，选购一件礼物，送给家宝，表示对家宝的爱，所以，下午，吃过中饭，她就出门了，她自己有一部汽车，可是，她担心泊车不容易，同时，她又是逛公司的，可能走完一条街，又走

一条街，如果处处要泊车，那就麻烦了，因此，她索性不坐车子，召计程车而去。

她到一些著名的百货公司，比如惠罗、永安、瑞典、西施，买了一些婴儿用品，那都是精美的用品，适合家宝用的，她买了一样又买一样，不知不觉的，就买了一大堆，当时，她任由自心，竟忘记了叫公司送货，自己捧住一盒又一盒的东西，走出门去，当她出门走了几步，忽地，蓬！就这样一声，她手中的盒子，都落在地上。

“对不起！小姐，对不起！”有人连忙弯下腰去为她收拾东西，可是，安琪并不因为他道歉就原谅他，安琪忿忿地说：“你到底是怎样走路的？”

“小姐，”那人抬起了头，他是一个二十几左右的男人，眉目很清秀，穿一套浅蓝色的西装，仪表不俗：“我一直是带了眼睛走路的，我看见你由公司走出来，又捧着东西，我已极力避开你，可是，你还是要撞在我的身上，我实在没有办法。”

那年轻人（三十岁本来应该称之为中年，因为三十步入了中年，不过，在现代的社会里，认为男人要四十岁才开始一切，所以，三十岁就要列入青年了）把所有的盒子拾起来，安琪再想一想刚才的情景，她捧了东西，当然看不见前面的东西，她乱碰乱撞，也有可能，说不定，是自己不对，而人家已道了歉，她还骂人家，那就太蛮不讲理了，安琪并不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，因此她说：“看样子，是我不好，刚才我错骂了你，请你原谅！”

“我并没有怪你，谁也难免有错，”年轻人把盒子交回安琪，他微笑着，十分温柔，他说：“不过，你捧着那么多的

东西在路上走，很容易会碰到人的，所以，你最好叫一部车子回去，免得惹许多麻烦。”

“我本来早就想叫一部车子，不过，我两手捧住东西，根本看不到是否有计程车经过，我想举起手叫车，可是，又空不出手来，因此我只有慢慢地走。”

“慢慢地走，一直走回家，你的家就在附近？”

“不，我的家在山顶，距离这儿很远很远，我也没有准备走路回家，”安琪摇了摇头：“我真笨，刚才忘了叫公司替我送货，放下东西，人就轻松得多了。”

“这样好不好？刚才我把你的东西碰倒了，是我不好，现在由我送你回家，算是赔罪，好不好？”

“你送我回家？”安琪望了望眼前的年轻人，她不由得一阵难为情，她半垂着头说：“那怎好意思？”

“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你把我当作女人，不要以为我是男人就不该接近，那不就没事了吗？”那年轻人非常的和蔼，他说：“我的写字楼就在附近，我的车子泊在不远之处，只要走几步就可以到了。”

“你的写字楼在这儿附近？那你一定赶着上班了。”安琪说：“我怎好阻碍你工作？还是让我自己回去吧！”

“我是准备上班，不过我一点也不赶，因为，并没有老板骂我，我不必担心。”他暗示自己是大老板，“把你的东西全交给我吧！这样，你可以轻松一点。”

“真谢谢你！”安琪不再拒绝了，因为，人家一番好意，又怎好意思拒绝呢？她说：“我因为怕麻烦，所以没有开车出来，想不到没有车子，也一样麻烦，幸而碰到先生，否则，我就更麻烦了。”

“我叫马希浩，小姐贵姓芳名？”年轻人问。

“我叫高安琪，”安琪说：“马先生，你真好！”

“先别称赞我，我也不是见义勇为的侠士，事实上，我忘了带一点东西，也想回家一趟，但是又怕麻烦，现在送你回家，其实是一举两得，因为，我也住在山顶，可以说是顺路的，你住在山顶哪一条路？”

“我的家是高卢，相信你会听过。”

“啊！原来你是高爵士的千金，”马希浩说：“我能够送高千金，真是我的光荣。”

“不要说笑话，我的父亲并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他只不过肯向英廷捐献，同时爱出风头罢了！至于我，更加微不足道，我对社会连一点儿贡献也没有。”

“你不要把令尊翁压得太低，他是个慈善家，人所共知，他对香港，是有贡献的。”马希浩说：“我的车就在前面，请你等一等，让我打开车门。”

马希浩的自由车，是平治牌房车；平治牌汽车，在香港最流行，尤其是上流社会之人士，更加乐于采用，那已经是很普遍的事了。马希浩开了车门，然后招呼安琪上车，他对女性，招待周到，体贴入微。

安琪不由得对他产生了最大的好感，一路上，他们有说有笑，不单只没有陌生感，而且，还非常的融洽，不过，马希浩一直没有向安琪提过约会之期，安琪是希望马希浩约会她的，因此，不免有点儿失望。

不一会，汽车已停在高卢的大门前。

马希浩由始至终，没有约会过安琪，安琪十二分失望，不过，她回心一想，萍水相逢，人家的身世，她是无法知道

的，也许，马希浩已经有了太太，一个有了太太的人，是不可以再约会别的女人，她又怎可以怪他！

安琪十分失望地回家，最残酷的事，就是得到希望，又失去希望，安琪本来是兴致勃勃的，但是，现在她一点乐趣也没有，把买回来的东西往房间一抛，便走到房间相连的露台之上，表面上是看海景，其实是想心事。

马希浩虽然并不是英俊的王子，可是，他却有动人心弦的地方，因此，安琪虽然与马希浩只有一面之缘，他在安琪的心中，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她不可以向任何人倾吐心事，也不可以向任何人打听有关马希浩的事，因为她是一个寡妇。本来，在太空时代当中，寡妇再嫁，已没有人会感到奇怪，然而，高太太是一个思想陈旧的人，所以，如果安琪向别人打听一个陌生的男人，安琪就是犯了罪。

本来，安琪就不是一个乐观的人，但是，起码她并不忧郁，然而，见了马希浩，她突然悲观起来，一个令她难忘的男人，他可能有了妻子，不过，就算他没有妻子，安琪也不可能和他结合的。

安琪那种不安的情绪，高太太是看出来了，知女莫如母，高太太当然了解安琪，因此，高太太十分关心地问安琪：“安琪，你是否觉得很寂寞，如果你认为太苦闷，那么，你可以出外看戏、逛街，或者和安妮、安娜到郊外旅行，你大嫂刚生了孩子，你二嫂又有孕在身，否则，她们也可以陪陪你的，出外走走吧！不要在家中闷着。”

“谢谢妈妈关心，我十分感激，”安琪心里是感激的，不过，她却不能把心事告诉母亲，如果高太太知道她爱上一

个男人，高太太不单只不会体贴她，还会骂她下流、贱格、败坏名声呢，因此，安琪只有说：“我没有什么，不过有点儿闷，也许我出外走走就没事了。”

“对了，年轻人，应该多出外走走，只要你安份守己，人家就不敢再说你闲话了，本来嘛，你也有自由的，谁也不敢管你，不过，我们是高尚人，要自知检点。”高太太说：

“看戏行街，那是极平常的事情。”

安琪得到高太太的批准，她天天出外，其实，她也并非真的想出外散心，她也没有兴趣看戏逛街，她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再次碰到马希浩。

然而，她一直碰不到他，连他的影子也看不见，真奇怪，难道他出国了？最近，有一些敏感的人，都纷纷出国了，但是出国之后，又经不起苦，于是，又纷纷由外国回到香港来，这一种人，是患了一种恐惧病，至于恐慌什么，那是天晓得，其实，出国也很普通，问题是，出国是否必要罢了！如果为了恐惧某些事物出国，那就未免太傻了，根本上，出国之后，就没有一块干净土。

马希浩不象是那种患了恐惧病的人，他不会出国而去的，或许他为了视察，出国去了，可是，视察有一个期限，而且，总会回来的，安琪耐心地等，希望再见到马希浩。

如果知道他的写字楼地址就好了，但是，知道了又有什么用？安琪有勇气去找他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

家宝满月了，宝珠又开始活跃，养了儿子之后的她，处处受到高太太优待，高太太已不再骂她，连教训也没有，就算宝珠穿了迷你裙，高太太也不加阻止。

于是，宝珠的气焰更大了，她处处想欺负人，连冯家善也不敢跟她作对，因为，宝珠养了儿子，母凭子贵，谁也不敢开罪她，除非有人胆敢杀死她的儿子，那么，宝珠的势力或许会受影响。

冯家善不单只不敢开罪她，而且还处处奉承她呢！宝珠也极想拉拢这个人，因为，冯家善这种小人，是最容易受人利用的，而且，在某一方面也最有用。

这天，高太太突然来到安琪的房间，高太太由于事业繁忙的关系，她是很少有时间到儿女的房间聊天的，因此，高太太的到来，连安琪也感到意外和奇怪。

“用不着奇怪。”高太太说：“我进来特地告诉你，星期六，我们高氏商行要宴请外商，同时，顺便宴请十几个商行的老板，这些商行老板，全是和我们有生意来往的，那天，我准备让你做总招待，原因是，安妮连说话也是没有表情的，又不喜欢应酬，安娜懂得应酬，但是年纪又太小，不适宜担此重任，至于你大嫂，她身为媳妇，也不方便任意穿插于宾客之间，因此，我想了老半天，想来想去，觉得只有你才是适合的人选，你赶快做一件名贵大方的衣服，准备星期六派用场。”

“我立刻通知服装公司。”安琪很开心，因为，母亲竟然这样看重她，那是十分难得的事。

“那天晚上，你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一晚。”高太太说：“你一天到晚呆在家中，也真难为了你。”

“谢谢母亲关心。”安琪衷心地谢。

“你赶快打电话给服装公司，迟了就来不及了。”高太太边说边站起来，除了办公时间和坐在麻将台旁，她是无法在

一处地方坐上半个钟头的。

安琪对于参加高太太的宴会，并没有多大的兴趣，根本上，这种性质的宴会，也不适合她，一面吃餐一面谈生意，跳舞的时候也谈生意，喝酒的时候也谈生意，一天到晚谈生意，如果安琪是个事业心重的女人还好，可惜，她对于做生意是一点儿兴趣也没有的。

不过，高太太的一番心意，安琪是心领的，所以，她也兴致勃勃地打电话通知服装公司，叫公司派人来给她挑选服装、衣料，准备做一件美丽出色的晚礼服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过几天，就是星期六，由于高太太是主人，因此，她不能带同安琪一起去（高太太的宴会，是借用大会堂的）她打电话回家，吩咐安琪自己驾车到大会堂，不过，由于安琪是总招待的缘故，因此，安琪必须比别的宾客都早到。

这天晚上，安琪穿的是一袭纯白色的中西合璧晚礼服，上面是小小的中国高领，下面是西式晚礼服，上半身缀满七彩的珠子、假钻和胶片，这是一件美丽而又高贵的晚礼服，连高太太也认为安琪挑选得不错。

安琪未到七点钟就驾车到大会堂，这天晚上，大会堂可热闹了，男的都是社会名流，女的是名门淑女，场内珠光宝气，把大会堂照耀得加倍光辉。

安琪一直忙着招待，虽然，每一个人她都没有怠慢，可是，由于太多人，她没有办法认得出每一个人，一直到快要吃晚餐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，在安琪的身后，轻轻地说：“高小姐！今晚你太辛苦了！”

安琪觉得声音很熟，她回过头去一看，噢！原来是她日

思夜想的马希浩，她看见马希浩，兴奋得说不出话来，而且，由于自己心中有事，她连脸都红了。

“高小姐，你记不起我来是不是，也难怪，我们只有一面之缘，”马希浩微笑地说，因为他看见安琪不说话，还以为安琪记不起他来了：“让我来提醒你的记忆，那天，你到中环买东西，碰见了，我，于是，我开车送你回家，我的名字叫马希浩，记起来了么？”

“我当然记得！”安琪呆笨地问：“你怎会来的？”

“我是令寿堂的客人，我的商行，和高氏商行，经常有生意来往，因此，高夫人也把我请来了。”马希浩向安琪打量：“高小姐，你今晚特别漂亮。”

“你太过奖了！”安琪内心甜丝丝的，因为，她的心上人称赞她呢！她想了马希浩那么些日子，听了这么一句话，一切相思之苦都忘记了，安琪问：“尊夫人呢！她没有和你一起来吗？我很想见见她！”

“太太？”马希浩笑了笑问。“你一定是觉得我太老，认为我非要结婚不可了是不是？可是，很惭愧，我直到现在，还没有太太，甚至连要好的女朋友也没有。”

“马先生，你千万不要误会，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，而且，你还年轻嘛，怎会老呢！”安琪忙于解释，不过，她内心是十二分喜悦，因为，她一直担心马希浩有了妻子，而且，她认为马希浩不再找她，是因为有了妻子的缘故，现在，既然马希浩亲口说没有妻子，同时连女朋友也没有，她更加安心，更加兴奋了。

“说老呢，的确还不算老，不过，说年轻嘛，也不算是年轻了，已经三十岁啦！男人三十岁成家立室，那是很应该

的，一点也不算年轻，本来，我也应该结婚了！可是……”
马希浩忽地垂下头，他皱着眉心，并没有往下说去。

安琪也跟着他心情紧张起来，安琪忙着问：“马先生，你一定是有着心事，可不可以把心事告诉我？”

“本来，没有什么值得保守秘密的，但是，恐怕你会说我太交浅言深。”马希浩说：“因为，这的确是我的心事，而且，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。”

“如果你把我当作朋友，那么，你一定不会认为告诉我心事，是交浅言深。”安琪很真挚地说：“我很喜欢听你的心事，只是怕你怪我太多管闲事了。”

“我不会这样想，我很喜欢有人关心我的事，你知道吗？我自己没有母亲，爸爸也已去世十年，因此，我一直渴望着有人关心我。”马希浩说道：“好吧！高小姐，既然你愿意知道，那么，我就再次回忆一下往事……”

马希浩正要说下去，忽地有一个男仆人对安琪说：“高小姐，高夫人到处找你呢！请你立刻去见高夫人。”

“好吧！我立刻跟你去。”安琪回头对马希浩说：“请你等一等，我很快就会回转来的。”

马希浩点了点头，安琪这才安心离去，见到了高夫人，高夫人埋怨说：“安琪，你躲到哪儿去了，我四处找你都找不着，刚才，我不是吩咐你通知厨房准备开餐吗？为什么直到现在晚餐还没有准备好？”

刚才，安琪本来是去通知开餐的，可是，半途就遇到了马希浩，和马希浩一谈，就谈了下去。因此，高太太的吩咐也忘了，安琪自知理亏，她慌慌张张地说道：“我本来是去通知开餐的，可是，突然碰到了朋友，由于我们很久没有

见面，因此，我们便谈了起来。”

“遇见朋友，也不应该谈了那么久，有话改约第二天谈不可以吗？为什么偏偏要在今晚谈？今晚你是总招待，你要招待的人很多很多，你怎可以专责招呼一个人。”高太太当堂教训女儿，幸好安琪是她的女儿，如果换了安琪是媳妇，那就更不得了啦！高太太挥了挥手说：“别站在这儿，赶快去通知开餐。”

安琪哪还敢怠慢？三步两脚走了，由于她怕高太太，因此，她虽然约好了马希浩，但是，也不敢再去找他，匆匆忙忙去准备开晚餐的一切事宜。

不过，她工作时，也是心不在焉的，因为，她一直想着马希浩，她实在太想知道马希浩的心事，他为什么没有结婚？正如他本人说的，年纪也不算小了，三十岁啦！为什么还没有女朋友？他似乎很沉默，为什么？

一直到男仆把食物用餐车推出来（今晚吃的是自助餐），安琪的任务，也就完成了，因为，她是千金小姐，当然没有理由帮忙推餐车，只要食物足数，而且，食物没有不妥善的地方，安琪的责任就完了。

安琪立刻去找马希浩，在原来的地方，已没有了马希浩，当然，安琪一去就去了一个多钟头，就算马希浩是个傻子，也不会在那儿呆一个钟头的。

地方大，人又多，要找一个人，是不大容易的，因此，一时之间安琪也找不着马希浩。

安琪终于把马希浩找到了，他靠在窗前在看远景，安琪悄悄走到他的身后问：“马先生，晚餐已经开始了，为什么不去挑选自己喜欢的食物呢？”

“噢！是你！”马希浩回过头来，他笑一笑说：“我一直在这儿看夜色，也许我太入神，连到吃晚餐也不知道。”

“刚才很对不起，母亲把我叫去了，而且，我一时之间，也不能够赶回来。”安琪说道：“因为，我今晚负责总招待，很多事情都需要我去做，因此，我不得不失约，马先生，你不会怪我这样迟才回来罢！”

“不，我怎会怪你呢？我早已知道，今晚你是宴会的总招待，我也知道你很忙，刚才，我拉住你说话，妨碍了你，我实在很不对的，希望你原谅我才好。”

“千万不要这样说，我是很喜欢听你说话的。”安琪连忙说道：“来，我们一起去取一些食物，今晚的晚餐很不错，有十种不同的汤，各种不同的肉类，有几十种酒，还有几十种咸甜点心，一定有一些是你喜欢的，来吧！我们找一处清静的地方，一面吃晚餐一面谈，马先生，你别忘了，你答应告诉我刚才你的心事。”

“我不会忘记你，我不是一个善忘的人。”马希浩说道：“不过，这儿不是谈话之所，我认为，我们应该另外找一个真正的地方谈天，这儿人太多，别说谈话，就是我和你一起，恐怕也不大方便呢！”

“你说得不错，我们应该另外约一个地方。”安琪立刻同意了，本来，她一直就渴望能够和马希浩约会的，现在，马希浩竟然自动提出，她又怎会不高兴呢？

“高小姐，等我们吃完晚餐，立刻溜出去好不好？我们可以开车到海边，可以到清静的咖啡室喝咖啡，总之，不要在这儿，你同意不同意？”马希浩问。

“这……”安琪迟疑了，因为，她的自由，并不是操纵